

《泰晤士报》2015年度最佳图书

“环境保护主义者”……最好的定义不是
来自笔尖，而是来自斧头。

——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

The
Man
Who
Made Things
Out of
Trees

造物记

人与树的故事

(英) 罗伯特·佩恩 著 张臻煦 译



The
Man
Who
Made Things
Out of
Trees

造物记

人与树的故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造物记：人与树的故事

ZAOWU JI: REN YU SHU DE GUSHI

The Man Who Made Things Out of Trees

Text Copyright © Robert Penn, 2015

First Published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3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造物记：人与树的故事 / (英) 罗伯特·佩恩 (Rob Penn) 著；
张臻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

书名原文：The Man Who Made Things Out of Trees

ISBN 978-7-5598-0402-0

I. ①造… II. ①罗…②张… III. ①散文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751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 千字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前 言 森林的维纳斯
- 21 第一章 栲树应有灵，燃尽成灰也温馨
- 49 第二章 名目众多的栲木手柄
- 71 第三章 车轮滚滚
- 99 第四章 大胆机智地挑战木纹
- 129 第五章 魔鬼的手指
- 155 第六章 亲爱的，我看见你在摇动那棵栲树
- 177 第七章 栲木之间的较量
- 205 第八章 球棒上的开裂声
- 235 第九章 绿色的乌檀
- 251 跋 温情的触摸
- 259 附笔

前言

森林的维纳斯

……栲树永远不凋零

——艾德蒙德·斯潘瑟《精灵皇后》（第一部）

我是在一棵栲树下长大的。童年时代的我和弟弟穿过花园，在田野上编演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童话故事。栲树静静地站在我们花园的门口。看着它干练的枝条在寒风里优雅地摇曳，穿过它夏天时洒下的轻快的绿荫，我和弟弟时而把它幻想成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或者一个威严高傲的君王，时而又把它比作一个正直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神秘扑朔的法师。在那段成长的岁月里，这棵栲树守卫着我曾经所有的梦。

儿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把栲树和我喜爱的那些东西联系起来。我那副获奖得到的邓律普牌网球拍，我的曲棍球杆，我玩板球时用的门柱和横木，我弟弟卧室里的摇椅，以及冬天时我们在雪地里玩的雪橇，其实都是由栲树木材做成的，我以前却

都不知道。花园门口那棵栲树一直默默地伴随着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徜徉在树林田野还是漫步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去寻找栲树，仿佛栲树已经和我环游世界的心路旅程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在结束了漫长的旅行后，我和家人来到了威尔士南部的黑山脚下，住在这片浓郁的林子里。似乎就是儿时家门口那棵树，如同北极星一般，引领我来到了这片似曾相识的土地上：山上到处生长着栲树。

这片林子在一个朝南的山坡上，被两边的田野和荒地围着，林子的南端是一条名为奥的小溪。坡上长着各种各样的乔木，参差百态，有些品种甚至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树木生长在这片山坡上或许已经很久很久了，只是，这片树林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一成不变、永生永世。任何一片林子，代表的只是自然规律运行中某一个特别的时段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提供军需木材，这片区域里的树木大多都被砍伐了。杂乱的灌木叶子像一张黑色的地毯，覆盖在威尔士的土地上。整个山坡死气沉沉，空气似乎凝滞了，就连阳光也显得那么昏暗。从战争结束到10年前我们搬迁到这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人在这片山坡上举起过斧头和钩刀。

我不知道应该为这片林子做些什么。于是我重新翻开了美国早期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很多人给‘环境保护主义者’

下过定义，我本人也写过不少，但我最后终于认识到，最好的定义不是来自笔尖，而是来自斧头。”那年冬天，我便开始尝试一种传统的森林更新术：伐桩，把树木砍到与地面基本并齐。伐桩的目的是刺激和促进树木的重新萌生。我把林子周边粗大却年迈的榛树砍去，同时也根除了那些病怏怏的树木，健康的被保存了下来，整个林子有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我在林间疏朗的空地上种下了橡树。留存在地面的树桩和成堆的残枝败叶，很快成了鸟儿们的栖息地和巢穴。秋牡丹、白屈菜、繁缕花、天使草、斑叶草、紫罗兰、狐尾花，还有风铃草，漫山遍野的野花，生命在这里跳跃，在这里盎然。

去除了杂乱的灌木丛和弱小的树木之后，那些高大的、单一主干的树木就开始踊跃地成长了。各种树木所特有的骨骼分明地呈现出来：橡树强大，桤树挺拔，深酒红色的枝桠把银色的桦树装点得格外华丽，然而，在树林里最为夺目的还是栲树：嫩绿光滑的树叶，灰绿相间的树皮，疏朗简洁、瘦削的枝干犹如“魔爪”般划过珠灰色的天幕。栲树在寒冬季节所展现出来的从容和华丽，是任何其他树种无法比拟的，所以栲树被誉为“森林的维纳斯”。

栲树，学名白蜡树（*Fraxinus*）。根据盖比瑞尔·汉姆雷博士所著的《新森林》一书的介绍，栲树是木犀家族二十四属里的一支，有大约43种，它们大都分布在北半球的亚热带和温带。栲树中的3个种类源自欧洲大陆，其中欧洲白蜡树（*Fraxinus*

excelsior) 是迄今为止分布最广的一种。白蜡树沿着爱尔兰岛的大西洋海岸线，从欧洲大陆一直延伸到距离莫斯科500英里¹的喀山市，北起挪威的特隆赫姆峡湾（约在北纬64度），南至伊朗、意大利的道玛蒂亚、法国南部以及比利牛斯一线（北纬37度），向东沿着伏尔加河直达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白蜡树只生长在高山上。一般来说，在南欧地区，白蜡树是高山树；向北，白蜡树通常在山谷间和平原上扎根安家。

在大不列颠，栲树是生长范围非常广的阔叶树，仅次于橡树和桦树。栲树的树根非常繁茂，深深地扎在土壤肥沃的石灰岩地带。它们的最佳生长环境应该是在朝北或者朝东的山坡上，土壤排水顺畅，气候湿润凉爽。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条件，栲树一般除了能够抵御各种恶劣的气候，还能抗拒被污染的空气，所以它们是城市公园和花园里备受欢迎的树种。栲树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它们甚至可以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下生存：在约克郡和德比郡的高地上，它们像灌木那样，从石灰岩的缝隙间发芽成长。相对于种植园来说，栲树在自然交杂的树林里生长得更为健康。涝地则绝对是栲树的克星。

一般来说，树叶繁茂蓬勃、树根集中厚重的栲树对土壤里的营养有着极大的需求。即便如此，栲树对它们周围的植物还是很“温和慷慨”的，犹如谦谦君子。它们错落的叶子透着贵

1 英里，长度单位，1英里≈1.6093公里。

族般的气息。从春末到整个夏季，栲树娇嫩轻盈的树冠下洒着游丝一样的荫影。充沛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林子的地面上，各种绿色的植被借此得以蓬勃生长：报春花、秋牡丹、绣线菊、野韭菜，以及在春天里英国人最喜爱的、气味香甜的风铃草。

栲树大约在30年树龄时孕育出优秀的种子，40至60年树龄阶段是生产种子的高峰期。春天，带着一双翅膀的椭圆形种子袋囊像一串串小钥匙似的挂在树枝上。夏天里它们生长成熟。到了秋天，它们的外壳开始变得坚硬，颜色也逐渐呈棕色。最后，或者是一阵大风，也或者是偶然间孩子们顽皮的双手，不经意地把这些种子播撒到了远方。

栲树结出的种子通常有好几百万，它们辉煌地展示着传播自身生命的能力。在英国的阔叶林中，栲树所担负着的树木再生使命是最杰出的。它们会以很快的速度“占领”空荒地；它们的种子可以在黑暗里蛰伏，它们的孕育期可以长达好几年，它们可以悄然等待，直到有一天一阵风或者一个植林人把它们移栽到有阳光的土壤里，它们就迅速成长了。在好的条件下，栲树比橡树具有更强的生长力：50年树龄的栲树，主干有6米长，齐胸高处的主干直径在40—60厘米。60年以后，栲树的生长速度开始慢下来。

年轻的栲树，树皮是灰绿色的，光滑的树干被毯状的地衣和苔藓挂满了。随着树龄的增长，树皮开始裂开，形成不规则

的凹槽棱线和向下垂直的裂缝。相比其他阔叶树种，栲树从灰松鼠身上所遭受到的伤害要小得多。这些松鼠大肆地撕裂树皮，很严重地侵害着生长在大不列颠、意大利和爱尔兰土地上的树林。

栲树的叶子是呈羽毛状的，几对复叶以茎为中线排列在两侧，茎梢端上通常只有一对复叶。复叶是长矛形的，叶边有锯齿，长度在2—5英寸¹。叶子的正面是深绿色的，非常光滑，叶子背面的颜色稍稍淡一些。不过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茎梢末端的一对复叶不存在。人们对这个非同寻常的现象产生了一种习俗理念：复叶对数成双的是幸运的征兆。中世纪时，英格兰北部的年轻姑娘们在相亲时，会采摘对数成双的栲树复叶，放在她们左边鞋子里。

单一主干的栲树，生命一般在200年左右。伐桩可以把栲树的寿命延长到400年。在欧洲大陆，那些形状迥异的栲树树桩屡见不鲜。在自然树林里，没有分枝的栲树主干粗壮且高大。在生长条件优良的地区，栲树可以长到45米的高度。可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栲树往往在还没有成长到这个高度时就被砍伐下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栲树比其他任何在欧洲大陆上的阔叶树都具有更为广泛的用途。

栲树的木质白里带着些许粉红。刚被砍伐下来的时候，木

1 英寸，长度单位，1英寸≈2.54厘米。

质颜色非常接近人体的肤色；干燥后的木材则是很诱人视觉的清雅的乳白色。相对最具有木材价值的橡树，栲树紧步其后：木质重量适中，强硬且又富有弹性和韧劲，而且木材本身不需要做额外处理。栲树的木材比橡树木材应用得更为广泛：梯子，帐篷木桩，屠砧，船钩，豆架，纺织机，线圈筒，筛框，鱼竿，抄网，晾衣架，拐杖，运送食品专用的板条箱，担架，骨科器具，伞柄，等等，都是由栲树的木材制造的。栲树的木材还曾用于中世纪时代建筑的搁栅和横梁。从教堂里大钟和滑轮的支撑柱、煤矿使用的坑道锯到孩子们玩的投石（射弹）器，所用木材都来自栲树。由栲木制作的手杖是最为出色的。用栲木做地板和镶板也很大方美观。

栲木用于农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犁、耙、独轮车，以及众多工具的手柄，如铲、锹、杵、镰刀、叉、锄、收割镰、榔头、锄，等等。木桶匠和箍桶匠用栲木做箍圈，有些地方的工艺木匠也用栲木做椅子。栲树的叶子味道香脆并非常具有养分，至今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牧民们依然用干栲树叶喂养牲口。

在欧洲，栲树曾经很广泛地被应用在医药领域，它具有利尿、通便和防风湿的效用。航海的人在出海时会戴着栲木十字架作为护身符。19世纪期间，也流传着栲木可以医治疣瘕的说法。我的历史课导师拉纳尔德·赫顿，记载过栲树在英国的民间故事和迷信传说里比其他树种占有更多的角色。罗马时代，

人们把栲树叶、酵母和其他一些成分与水混合，制作一种被叫作佛尼奈特（frenette）的低酒精饮料。今天，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些农村，还有人用这个方法制酒喝。

栲木用来做船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6000年以前。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德森就是用栲木制作的雪橇车成功地完成了他1911年去南极的远征。至今最好的极地滑雪车用的材料还是栲木。体育运动器材几乎全部都是栲木材料的：曲棍球杆、爱尔兰橡皮球杆、马球杆、网球拍、壁球拍、羽毛球拍、风筝、双杠、板球门柱、雪橇、雪鞋、滑雪板、斯诺克球杆和棒球击杆，等等。在美国，棒球杆是用美国栲木制作的。美国栲树（*Fraxinus Americana*）和欧洲栲树的生物机理非常相似，即使在显微镜下，人们都很难分辨出这两个树种。

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栲树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至少有4000年，在没有钢铁的年代里，木轮的轮缘都来自栲木。手推车、战车和马车轴承是栲木的，老式的自行车是栲木的，马车的车厢甚至后来的汽车车身都是栲木的。船架和飞机的建造也都离不开栲木。

在军事史上，栲木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制作弓、长矛以及长枪手柄的好材料。据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记载阿喀琉斯的长矛就是栲木的。罗马军队使用的长戟，首选

木材也是桤木。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克雷西会战¹和阿金库特战役²的战场上，狂风暴雨般从空中落在法国骑士身上的锥头箭杆是桤木的。时至今日，桤木依旧是制造木箭最理想的材料。

约翰·伊夫林是17世纪杰出的日记体作家和英国最早期的林业论文作者之一，他在350年前出版的《森林，关于森林树木以及木材的演讲报告》一书中强调指出了桤木的重要性：“在我们培植各种类型的树木的时候，至少每间隔三行，就必须种植桤树。”植物学家和林业专家亨利·约翰·艾尔维斯，在1909年到1913年期间，与他人合著了不朽之作《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树》（共八卷）。他在书中提出，在英国所有的木材中，桤木的经济效应是最为显著的。19世纪早期出色的农业政治活动家、记者威廉·考伯特曾经这样写道：“没有一个树种像桤树那样可以被广泛地应用……所以，它必须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然而，除了极为少数的几个专家，桤树却从来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赞誉。它们从来不曾登上任何报纸新闻，不曾如橡树那样赢得诗人的目光和赞美，不曾被工匠选作高级家具的材料，不曾出现在拱形的大教堂里和我们尊贵的女王陛下的行船上。

1 克雷西会战，1346年8月26日，英军以苏格兰长弓大破法军皇家骑兵。

2 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10月25日，英军以弓箭步兵为主力击溃了法国由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

栲木从来就不是木材王国里的国王。想到栲木在人类历史上所做出的不计其数的重大贡献，我不禁开始感慨：在那么长久的岁月里，栲木已经成了人类最亲近的伙伴了。横跨欧洲大陆，从史前文明直到现在，无论是对于基本的家庭生活还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种植栲树都具有战略上的必要性。

出于好奇，我问了许许多多的人，想弄清楚人们对栲树到底知道多少。我问过木匠、农夫、家庭主妇、税吏、邮差、律师、水管工、亲戚朋友，甚至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陌生人，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能说出栲木在历史上五个以上的贡献；还有一小部分人大概能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用的网球拍是栲木做的。农夫们知道他们用的农具手柄是栲木的。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栲木的一个用处，那就是烧火用的柴火。对，没错，栲木确实是很好的柴火，但仅此而已吗？纵横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广阔的温带地区，栲树是自然界赋予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之一；可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它的价值沦落为仅仅可以用来烧火的燃料。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伴随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竟然如此迅速地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了呢？

为了真正认识栲树，我决定去砍一棵下来。我觉得这是认识它最好的办法了。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很快地定型了。我可以在我家附近的林子里找一棵。我们当地的锯木厂可以帮助我把树锯成木材。好的木料应该在工匠手里成为精致的作品。我可以给自己做一张书桌和一张饭桌，书房的地板和厨房的工作

台面可以用稍微次一点的木料。砧板、碗器、木轮的外缘、炒菜铲子、箭杆、弹弓、帐篷支撑杆、挂衣架、小艇的木条和船桨等，都可以用栲树上的木料做出来。比较大一点的叉枝可以用来做柴火，细小的枝干可以烧制成木炭。至于最后剩下的残枝败叶，它们将回到树林里头，在土壤里慢慢地腐烂，生成腐殖质。零浪费的原则就是利用一棵树的每一个部分，极大提高它的利用价值。一棵树到底能派上多少用场？10个？20个？30个？还是会有更多？

一棵树，就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一棵树是在等着被砍伐，被割锯，被设计，被车铣，被抛光，被钻孔，被造型，被燃烧。但是，面对栲木这么大的利用价值，我们的内疚或许因此能够减轻了些许；我们似乎认定，大自然孕育栲树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众多需求。我阅读了有关欧洲白蜡树的特殊性能，发现木材机械工程是一门很深奥的课题。木材加工远远不是一门精确的数理学科：在加工木材的时候，我们依赖的不仅仅是书本里的工程学原则，重要的还有直观判断力。我请教了我的一个朋友杰兹·若夫。他经营着一家木材加工公司。他的广告语是这样写的：“木材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材料。我们只能着手于眼下的工事。”

我们现在试图要找到端倪的那个线团，正是6000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的木工匠们已经开始拆散的那个。这个事实深深地触动了。他们最先知道如何去识别各种不同树种的特性并知

道如何运用这些特性去制造功能各异的器物。我想通过对一些重点文物的了解并且以我自己即将打造的木器为参考，能对桦木的机械特性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细胞结构、密度、开裂程度、弹性、生长速度、可塑性以及韧性。

一棵树展现着当下的生命形态，但一棵树的故事，讲述的是过去的岁月，以及过去悠长岁月里人与树之间的亲近与和谐。我觉得我准备着手的工作对我们的未来会有一些帮助。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必须重新树立起已经被遗忘和舍弃了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我想为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桦木这个持续性的资源建立一部档案。我也更想告诉人们，我们的祖先早已经懂得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从自然界的资源里有所创造而获得的快乐，远远超过了获取资源本身的快乐。

我的设想和计划日渐成熟。一天晚上，我孩子气地把我的想法一股脑地告诉了妻子。她看上去有些无动于衷。她皱了皱眉头，说：“你有没有认识的车匠？有没有认识的雪橇工或者碗车工？这样的工匠现在还有吗？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不是15世纪中叶呀。你是不是还应该具备足够的木材知识呢？我看啊，你这桩冒险的结果无非就是一大堆昂贵的烧火用的柴火。或许，你会留存一些木材，那正好给你自己做一口棺材呢。”

我从此没有再向妻子说起我的设想和计划。当然，我也没有告诉她，传统上，棺材不是用桦木做的，而是榆木做的。第二天拂晓时分，我悄悄地带狗，出门去寻找我想要的桦树。

这是个伊丽莎白年代的冬季。整个乡村被寒冷包裹着。朝北的冰斗，冰川峭壁和陡坡勾画出阿尔卑斯山脉上黑山独特的天际轮廓线。河岸的土地和山楂树篱被雪重重地覆盖着。寒冬来得特别早、特别迅速，整个大地死气沉沉的。花园里的水管一夜之间就被冻结了，鸟儿的歌声消失了，土地变得跟铁块一样坚硬。大雪漫天飞舞，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地貌景象。第二天，田野成了冻土苔原，所有的树木似乎一下子都苍老了。

我妻子说得对，对于木材，我真的所知不多。但我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一棵直立挺拔的桤树，我可以把木料锯出不同厚度的木板，然后交给工匠们。我要的桤树还必须粗壮，这样我才能有足够的木材进行加工。我屋子旁边的林地实在太小了，不可能有符合条件的桤树。因为我一直参与草莓村社区的林业管理，所以我首先去了那片林子。林子的主人乔·宾斯是我的朋友，他正在给他的绵羊喂食。“你不可能在那里找到你想要的桤树。”乔嚷嚷道。他是对的。树木一直为了取得阳光和养料而奋争：树干的每一道弯曲和每一块隆凸，都是树木自身防护和抗争的标志。几十年来，由于没有人为的干预，草莓村林子里的桤树为了争取得到阳光的照射，枝干没有规则地向各个方向伸展，都变得很弯曲了。我找不到一棵具有相当直径和高度却挺拔的桤树。乔建议我去找马克·摩根试试看，因为他的林子里只种着桤树。

这是一片美丽的林子。岚托尼山谷间的陡坡环绕着石南荒